



土地强征、民宅强拆、重大污染项目强行落地,在一些地方,因类似事件引发群众集体上街“散步”,已不算新鲜。然而,由于官员的突然调离掀起轩然大波,却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新苗头。

日前,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的群众听说县委书记雷正西要调走,而县财政出现巨额缺口,担心免费医疗和免费15年义务教育会就此终止,遂围堵县政府,以致出动了几百名防暴警察维持现场,才没有酿成事端。后来证

实,此事系网络谣言所致,4名传谣的嫌疑人已被警方控制。雷书记升任榆林市委常委后,也不会“撂挑子”,仍兼任神木县委书记。

这样的事儿不止一例。今年2月,山西大同市长耿彦波调任太原市长。那时,正在大拆大建中的大同市尚有数百亿债务,许多拆掉旧房的市民尚未回迁,人们担心耿市长一走,旧城改造半途而废,留下半拉子工程,许多人走上街头,搞万人签名,甚至有人在市政府门前长跪不

起,热泪横流,恳请留下耿市长。直到新任市长公开作出了“五个凡是”的承诺,事情才渐渐平息。

从神木到大同,笔者想起,在古代,地方官更任期届满出城时,会被平民百姓赠送“万民伞”,而那些庸庸无为或者丑闻不绝的官吏,则会被平民百姓围堵扔鞋万人唾骂。“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”是官员的本分,对于那些为民谋福祉的官员,老百姓心存感恩,依依不舍,也在情理之中。然而,“万千福祉,系于

一官”,这样的现象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了。

按说,无论是实施免费医疗、免费教育,还是推进城市改造,都事关万家忧乐,事先经过深入调研、严密论证、反复磋商,在广纳民意的基础上形成决策。决策一旦形成,那就是一级组织的意志;实施过程中,无论哪位官员变动,都不能随便改弦易张。“跑了和尚跑不了庙”,给群众公开承诺的事儿必须一一兑现。

然而,事情并非这么简单。时下,干部调动越来越频

繁,特别是市县以下的“一把手”,在一个岗位上往往干不满一届五年,就“另有任用”。“一把手”走马灯似的换,“张书记来了种瓜、李书记来了种豆”的事儿就层出不穷。在很多地方,不是“一张蓝图绘到底,一届接着一届干”,而是“一个书记一思路”、“一任市长一张图”。任期苦短,求成心切。“一把手”都想在三五年内完成从“绘蓝图”到“出政绩”的全部动作,尽快平铺晋升之路。如此以来,规矩往往被权力打破,“一把

手”常常能“力排众议”、“驾驭全局”,地方发展反复折腾,当地百姓吃尽苦头。正是民众对“人走政息”、“新官不理旧账”的感受太深,才会把“宝”押在个别官员特别是主要官员的身上。

看来,权力过分集中、决策不民主,才是“万千福祉,系于一官”的真正原因。要想预防因“一把手”调动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,还是要从限制权力入手,重塑基层民主,提升组织的权威和持久的公信力。(作者系上海市政协常委)

# 刘部长办公室的那块“石头”

凌河



刘志军案件里处,有一笔六千万的巨款,还有一帮女人,更有一块著名的石头——风传刘部长的办公室里,多年来供着一块“靠山石”,刘志军对它笃信不疑,视为依靠。这块石头有没有呢?原来真是有,而这是“好友”王林所赠,“保他一生不倒”——王林是个什么人?舆论之间,近日争得热火朝天,说他是隔山发功的“大师”,也有说他只是一个“搞钱的主儿”的。依我的看法,一个自称“美国情报局给我70张绿卡”的江湖人物,是真还是假,可以不必过于认真,但刘部长办公室那块“靠山石”,倒不应轻轻放过,尽管这块石头,并没有能保住刘部长“一生不倒”。

其实这样一块“靠山石”,岂止刘部长的办公室才有?某地法院,巍巍大门之上,赫然挂出偌大一把长剑,外加一副弓箭,一概面南而立。法院高悬“避邪剑”是什么“迷信”呢?原来为了“反腐败”。因为前几任的院长,不是双规,就是下狱,所以新院长一来,便觉得风水有问题,为了不重蹈覆辙,也是听了“高人”一言,于是祭出一把长剑,以祈从此可保“不倒”。

法院的“避邪剑”刚刚挂出,就传来某县的“风水楼”新闻——这个尚有近十万人没有脱贫的贫困县,县衙门的办公楼前,既有求财纳吉的“聚宝盆”,也有用以“挡煞气”的三层牌坊,既有喷泉呈祥的“龙眼”,也有环绕四周的无名怪兽,当然更有一排排高耸的石柱,要靠它来“镇河妖”。但十分奇怪的是,衙门前面,唯独没有一条大道——原来“风水楼”南的广场,原先设有一条宽敞大道。然而“风水大师”跑来一看,便跟“一把手”咬了耳朵,说“这道路正对着你的办公室”,叫做“穿心箭”,于是立马拍板,将这

条通行不到一月的道路砸掉,光砸下来的废料,就清理了两个月呢!

当然更为典型的,莫过于某地一个“机关”,三任主官“出事”,所以深感“不利”,便请来“高人”。结果“大师”说了三条,一是主楼正对某厂大烟囱,像个灵位,不吉,要画符驱邪;二是楼后阴气太重,威风不振,暗箭难防,要立石狮一对镇院避邪;三是门前台阶为八级,犯大忌,按命学须改为九级,暗合“九五之尊”,才能长久。“风水大师”三条“指示”,该机关条条整改,“全部落实”,尤其是台阶改建竣工验收之时,“大师”一看石板表面还是黑色杂质,连呼“不吉”,于是连夜返工,全部敲掉更新……

还是回到刘部长办公室的那块“靠山石”来——一块石头,刘志军天天膜拜,但“靠山”还是不硬,终于没有保住刘部长的“不倒”,然而贪官墨吏们,却几乎都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一块“石头”之上。在刘部长之前,早有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,听“高人”说他是“直线高升”之命,于是命里还缺一桥,于是竟将国道改线,在水库上横架一桥,以便直通“副总理”之位。结果呢?“高升”到了监牢里,居然判了死缓。后又有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,最崇拜一位女“大师”,举事要问,出门要算,家中日日高香不断,办公室岂止一块“石头”,天天供奉着神灵呢!丛副省长也是“死缓”,也是白白“虔诚”了一场。

舆论之间,早有批斥,说是这些“公仆”,不信苍生信鬼神,说是刘志军之流,不把人民当成“靠山”而笃信一块可疑“石头”。这当然是义正辞严,十分有道理的,但是从“避邪剑”到“风水楼”,再到“跨水桥”,尤其是集中到刘部长办公室那一块“石头”,为什么生生不息,例例相随,这石头背后深层的原因,却值得我们想一想。

# 桃子与毕业求职

朱绩崧



又到了吃水蜜桃的时节。一个7月份刚毕业的学生,从老家带来一大盒,送给我。我贪吃,毫不犹豫地“受贿”了。可拿着盒子要走,却突然被他叫住。“朱老师,我这份工作不想做了。你有没有其他单位,可以介绍?对了,你上次不是说过一家公司招翻译吗?我还想去试试。”我吃了一惊,因他现在国家级媒体单位,别人求之不得,怎么才入职就想跳槽呢?

细问之下,原因是“领导叫我做的,我没学过,不会做”。怎么没学过呢?联系采访没学过,社交应酬没学过,外媒翻译没学过,连撰写初稿用Word软件中的制表位对齐段落也没学过。

“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啊!”说实话,我有点不耐烦,因为他毕业前,曾有家金融企业,托我介绍个毕业生去当翻译,我第一时间推荐了他,或者说试图征得他被推荐的许可。他一个微信就把我打了回去:“我对这个没兴趣。我只要做媒体。谢谢。”

如今得偿所愿,媒体做起,却没几天要打退堂鼓。写稿、社交、采访、翻译是现代媒体工作的基本功,不擅此道,可以学。如果根子上对这行有抵触的情绪,那就是性格不适合媒体工作,却为何当初要说“我只要做媒体”呢?还不是看“无冕之王”频频参与重大事件报道,风光无限吗?但幕后泡多少艰辛,可能这代糖水里的泡的头一茬90后们,毫无概念。

年年看着学生毕业,求职,然后,用学校正门口高悬的血红大横幅来描述,就是“走向世界各地”的工作岗位。毕业生里面,家有关系的,一定通路子;自己有本事,靠硬拼也行。可毕竟都是少数。多数则以这位学生为代表,出身普通人家,成绩、能力平平,加上专业是比较“水”的外语,求职挑战委实

严峻。我这么一联想,就冷落了学生。“你在听我说话吗?”他的眼神无复往日的“万事于我如浮云”,只闪烁着焦急。奈何我亦草根,哪有轻松给人安排工作的本事?突然,看到桃子,便问他:“为何送我的桃子都是这么大?”“啊?家乡种的,总是挑大的,甜的,送给老师咯。”“工作也一样,你好比桃子,没有过硬的专业本领,没有强大的心理素质,就是不大不甜,老板凭什么要挑你去做事?”他低头无语。

我嘴上这么说,心里却有点内疚,因为回顾他们这代所受的大学教育,散养四年五年,往社会上一放,枯荣生灭,任君自便,总体缺乏“求职意识”。别的不说,就讲我校给本科生开设的计算机课,文科必修 Visual Basic 语言。学生讲起,无不叫苦连天,大呼无用,而到了大四,他们交上来的论文,排版格式千奇百怪,有的连中、英文字体都不分辨,遑论搞定“自动生成目录”这种“高端大气上档次”的功。为什么不教教他们 MS Office 呢?

这是技术层面的一瞥,至于宏观方向上,也无贯穿本科阶段的职业规划指导:很多学生不知从事某一份工作,具体需要哪几项技能,这技能如学校不教,又该去哪里正规地求取,更不知将来如何周旋于有中国特色的办公室政治而不焦头烂额,铩羽而归。

有的同行可能很不屑:“咱是大学!大学求知,不管求职。”说来轻巧又好听,可中国广大工薪阶层的家庭,辛苦攒钱,送孩子进大学,有几个是要培养“文艺清新”、“精神贵族”的呢?(大学现有之教育方式与水平,能否培养出此类“贵族”,有缘另谈。)

“早点回吧,这事我帮你留心着。”望着学生走进地铁的背影,我对自己说:开学得好好种我的桃子去!

# 让烈士死的光荣国家才生的伟大

李泓冰



翻阅汉唐歌赋,我以为最痛的就是这一句,“可怜无定河边骨,犹是春闺梦里人”,短短14字,道破战争与和平、残酷与温情、死别与生离、永恒与爱情这两端最遥不可及的距离。如果春闺新寡终其一生都触摸不到、更无法安葬无定枯骨呢?那种蚀骨之痛,能让河山为之一黯。

现在,我们以虔诚的心情,在迎接360具战死异国的“无定枯骨”从韩国回家了,尽管,这距离他们血溅沙场的时刻,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甲子。

60年,倚门老母和春闺新寡早已凋零,但是,生命的尊严和烈士的牺牲永远不该老朽。他们回归,面临的是一个全然陌生的崭新的家乡,一个全然陌生的崭新的国际地缘政治。他们当年拼将一死,改写了国际政治格局,历史从他们的遗骸边继续匆匆前行,冷战结束,祖国以开放的胸襟催生震惊世界的经济崛起,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途。只是,烈士们则怀揣“保家卫国”的浩然之气,永远定格在青春最悲壮的一瞬,尽了报国之忠,却未能尽人子之孝、父兄之道,我们后来知道,烈士的妻儿父母,扛起了很多他们遗下的苦难,这让活着的人更有愧疚之心。我们就是用这样一种百感交集的心情,注视着360具遗骸回家。

国富民强,是我们的目标。在这个目标的实现进程中,我们还有比“富”和“强”更温暖的愿望,因为有“富”的底气、“强”的撑腰,而更有实现的可能。比如送这360具遗骸归还故里,就是韩国女性总统朴槿惠访华时的友善提议。而在改革开放之前,这只能是天方夜谭的想象。

在越来越关注生命尊严和人性温度的今天,国家正在关注和照拂从前被忽略的那壮烈的群体。比如,作为对香港地区人大代表关于优抚原抗战老兵提案的回应,民政部不但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相应保障范围,还给予他们应得的荣誉;中央财政近日下拨27亿专项补助资金,用于支持地方完成约30万座零散烈士墓迁移、整合、修缮;更早些时候,中国还悄然启动境外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工作,在新中国建立后历次出境作战中埋骨朝鲜、越南、缅甸、印度等国家的诸多墓地的烈士尊严,有望重塑……

人们时常引一句诗,“青山处处埋忠骨,何必马革裹尸还”,用典典故、意象很中国,却是日本东西乡隆盛所作。而东汉名将马援说的是,“男儿要当死于边野,以马革裹尸还葬耳”。当年志愿军曾在清理战场时庄重提出,“不遗留每个烈士一件遗物,不丢掉每个烈士的一根头发”——死生大焉,叶落归根,让青山有幸埋葬忠骨,这是中国人最梦寐以求的终极心愿,其实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文化伦理信息,也是极具温度的人文关怀。

然而,我们有太久的时间去习惯于大国大历史大时代的宏大叙事,却容易忽略大历史中小人物的牺牲细节。找回对个体生命的尊严,承认每一个牺牲者的价值,我们才能找回平等意识,找回公平正义。毕竟,我们的红色政权是无数支前小车推出来的,是无数父老乡亲献出至爱的鲜血染出来的,忘了他们,就会忘却了我们从哪里出发、为什么改革、为谁发展这些根本性命题,甚至动摇立国之本。

让烈士死的光荣,共和国才能生的伟大。